

金瓶梅

鉴赏辞典

JINPINGMEI

JIANSHANGCIDIAN



问世20年 畅销500万

新推中国古代

小说名著鉴赏系列

精中选萃 再续新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金瓶梅

鉴赏辞典

JINPINGMEI JIANSHANGCIDIAN

黄霖 张兵 杨彬 编著

样书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瓶梅鉴赏辞典/黄霖,张兵,杨彬编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8

ISBN 978-7-5326-2634-2

I. 金... II. ①黄... ②张... ③杨... III. 金瓶梅—鉴赏—词典 IV. I207.419-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14746号

责任编辑 李 宾
装帧设计 姜 明

金瓶梅鉴赏辞典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20 插页 1 字数 676 000

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6-2634-2/I·90

定价:30.00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21-36162648

出版说明

为了拓展我社以《唐诗鉴赏辞典》为代表的文学鉴赏辞典的风格和品牌,我社特隆重推出“中国古代小说名著鉴赏系列”,《金瓶梅鉴赏辞典》是其中之一。

《金瓶梅》是一部明代的通俗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古代文学名著。当时的通俗文学家冯梦龙将它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并称为“四大奇书”,清代的张竹坡则将它称为“第一奇书”。但更多的人由于该书中的性描写而认定它是一部“坏人心术”的“诲淫”之作。为了使现在的广大读者充分了解《金瓶梅》的内容精华,深入认识《金瓶梅》的文学价值,我们特邀请资深古典小说研究家黄霖、张兵等先生从明万历刊本《金瓶梅词话》中遴选了100个主要故事情节和20名主要故事人物,分别进行“故事情节鉴赏”和“人物形象鉴赏”,力求做到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的和谐统一,以适应多层次读者的需要。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能有助于广大读者全面地解读《金瓶梅》,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与审美能力。

上海辞书出版社

二〇〇八年八月

前言

黄霖

前言
1
黄霖

《金瓶梅》是明代的一部通俗长篇小说。根据现在所知的记载，最早是由当时著名文人袁宏道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写的书信中提到了它。目前所见最早的刊本名《新刻金瓶梅词话》，卷首有署于“万历丁巳”(1617)的序。所以一般将这个本子简称为“词话本”或“万历本”。到崇祯年间，有人将词话本进行了修改、评点，并加了两百幅插图后予以刊印，名《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一般就将它简称为“崇祯本”、“评改本”或“绣像本”等。至清代康熙三十四年(1695)，张竹坡据崇祯本进行详细评点后刊行了《彭城张竹坡批评金瓶梅第一奇书》，一般简称为“第一奇书本”或“张评本”。至1916年，存宝斋铅印出版《绘图真本金瓶梅》，是将张评本中所有淫秽文字删除后，作了一些修改与增补(后上海卿云图书公司删削了《真本金瓶梅》的插图、诗词、评语后用《古本金瓶梅》名目重新出版)，称之为“洁本”。这样，在《金瓶梅》版本流变史上，就形成了“词话本”、“崇祯本”、“张评本”与“真本”四种不同的类型。本辞典赏析所据的文本，是最早刊行的《金瓶梅词话》。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金瓶梅词话》卷首欣欣子序称“兰陵笑笑生作”。兰陵笑笑生是谁？历来众说纷纭，迄今尚无定论。

当明代《金瓶梅》刚流行时，有人就称它是“稗官之上乘”(谢肇淛《金瓶梅跋》)。著名的通俗文学家冯梦龙还将它与《三国》、《水浒》、《西游》并称为“四大奇书”。到清代，张竹坡又将它特称为“第一奇书”。这里的“奇”字，既有“奇特”的意思，也有“美好”的含义；所谓“奇书”，就是奇美的佳作。但同时，也有一批文人咬定它是一部“坏人心术”的“诲淫”之作。直到现代，总是有人将它看作是“古今第一淫书”，

将它列在禁毁或半禁毁的书目上。不过,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鲁迅、郑振铎等人的意见是有道理的。鲁迅曾经用“同时说部,无以上之”(《中国小说史略》)八个字来高度评价它。郑振铎则赞扬它是“中国小说发展的极峰”(《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现在它已有近二十种文字的译本,得到全世界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的重视。如美国大百科全书就说:“《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面对着如此分歧的看法,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它、阅读它、欣赏它呢?

一部反腐败的经典

这部小说写了一个集奸商、贪官、恶霸于一身西门庆如何暴发,如何升官,如何贪赃枉法,如何称霸一方,又如何暴亡的历史,集中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集团的腐败。

西门庆原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开着家生药铺。他就是靠勾结衙门来拼命敛财,财越积越多;又凭借钱财来贿赂官场,官越攀越高。于是乎,他肆无忌惮地淫人妻女,贪赃枉法,杀人害命,无恶不作,反而能步步高升,称霸一方。被西门庆一手害死的人命就有四条:武大、花子虚、宋惠莲以及她的父亲,可是他却安然无恙,逍遥法外。他一方面收受苗青等贿赂,另一方面不断地去贿赂蔡京等更大的官僚。他不法经商,偷税逃税,买通官吏,权钱交易搞官倒。他凭着“奸巧”暴富,就过着穷奢极欲、糜烂透顶的生活。在食的方面,常常是“说不尽肴列珍羞,汤陈桃浪,酒泛金波”,有时一顿饭就要花“千两金银”。在色的方面,更是欲壑难填。他家拥妻妾六个,日夜淫欲无度,还要奸污使女,霸占仆妇,嫖玩妓女,乃至私通上等人家的太太。这正如小说中的潘金莲说的,是“属皮匠的,缝(谐‘逢’音)着的就上”。

小说又通过西门庆一家写及了清河县好几户人家,并通过“晋京祝寿”、“结交状元”、“贪赃枉法”、“工完升级”、“引奏朝仪”等情节,涉及了以蔡京为代表的权奸、皇帝主宰着一切的朝廷和整个“天下国家”,从而撕破了笼罩在现实世界上的种种真善美的纱幕,把上上下下、内内外外的人间丑恶,相当集中、全面、深刻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让人们看到昏庸的皇帝、贪婪的权奸、堕落的儒林、无耻的帮闲、

龌龊的僧尼、淫邪的妻妾、欺诈的奴仆，乃至几个称作“极是清廉的官”，也是看“当道时臣”的眼色，执法不公。到处是政治的黑暗，官场的腐败，经济的混乱，人心的险恶，道德的沦丧，整个世界是漆黑漆黑、腐烂透顶了。

特别可贵的是，小说能将反腐败的聚光镜集中到最高统治者皇帝身上。它告诉人们，整个社会之所以“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奸臣当道，谗佞盈朝”，归根到底是由于“那时徽宗天下失政”。西门庆之所以能挤进官场，步步高升，关键就是背后有徽宗皇帝在。第三十回写到蔡京给了他一张“昨日朝廷钦赐了我几张空名告身劄付”，凭空提拔他当了一个“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的官。作者特别点出：这张“空名告身劄付”就是“钦赐”的。后来曾御史奏了一本，所告西门庆的种种赃迹，全部属实。结果圣旨下来，曾御史受到了处罚，而西门庆得到了嘉奖，说他是“才干有为，英伟素著。家称殷实而在任不贪，国事克勤而台工有绩。翌神运而分毫不索，司法令而齐民毕仰”，因此而升了官。所以，《金瓶梅》就这样清楚地告诉人们：这个世界的统治机器，正是皇帝通过朝中高、杨、童、蔡“四个奸党”来层层控制、培植和组装起来的，因而这个社会腐败势力的总后台就是皇帝。显然，《金瓶梅》反腐败，不但反贪官，而且也反皇帝。这在封建社会中是十分难得的。

正因为这部小说深刻而广泛地描绘了一个封建社会的真实面貌，所以毛泽东主席曾高度评价了这部小说，说：“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什么叫“真正的历史”？就不是表面的、肤浅的，甚至是虚假的历史，而是写出了明代这个封建社会的活生生的真相。读了这样的历史，就能真正认识封建社会，认识它的矛盾、斗争、腐败与黑暗。这正如郑振铎在1933年说的：“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它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中国社会的病态。”（《谈〈金瓶梅词话〉》）正是在这意义上，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中国古代一部反腐败的经典。我们阅读它，就可以窥见整个封建社会的腐败之根源、病态之所在；通过了解漫长的封建社会的病态，也可使我们更加清醒

地认识它所遗留给现代社会的顽疾。郑振铎就这样说：“《金瓶梅》的社会是并不曾僵死的；《金瓶梅》的人物们至今还活跃于人间的，《金瓶梅》的时代，是至今还顽强的在生存着。”时至今日，我们虽然远离了“《金瓶梅》的时代”，也不是郑振铎那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但《金瓶梅》时代的幽灵还在我们身边游荡着，《金瓶梅》时代的腐败气息继续在我们周围散发着。所以，阅读《金瓶梅》，首先就要借助西门庆等形象去炼就辨识这些幽灵的火眼金睛，去反对腐败，认识腐败，铲除腐败，为建设一个清正、和谐的新天地而努力。

观鉴人性弱点的明镜

清人张潮说“《金瓶梅》是一部哀书”（《幽梦影》）。它的悲剧意义，不仅仅在于表现了一个封建专制社会的日暮途穷；也不仅仅在于写到了穷人们的悲惨生活；而且也在于客观地表明了晚明涌动着的人性思潮，当还没有找到新的思想武器去冲击传统禁欲主义的时候，人的觉醒往往以人欲放纵的丑陋形式出现，而人欲的放纵和人性的压抑一样，都在毁灭着人的自身价值。西门庆是如此，书中的一些女性主角金、瓶、梅等也是如此。

潘金莲的主体意识朦胧地有所萌发，但是不能不以一种扭曲、甚至是变态的形式出现。她为了与情人“长做夫妻”而最后去毒死了丈夫，触犯了任何社会都不能容忍的法律。后在西门庆家里，“颠寒作热，听篱察壁”，时时挑起事端，搞得家反宅乱，最后又为了满足一己之欲，隐隐用致武大以死命的同样的手法——使西门庆“吃药”再“骑在身上”，将又一个丈夫送上了西天。最后，作家让武松用一把锐利的尖刀，剖开了这个触犯了社会普遍认同的礼与法的年轻女子的胸膛，挖出了一颗强烈地追求个体价值的心，让读者感觉到：在晚明这样一个社会里，一个主体意识稍有觉醒的青年女子要选择自己所走的道路是何等的艰难！在人欲与天理、主体与客体的尖锐冲突中，既难以冲破社会的定势，又难以克服自我的弱点，等待着她们的往往是悲剧，是青春与美的毁灭。

李瓶儿生来“好风月”。然而，命运安排她的是，先嫁给了“夫人怀

甚嫉妒”的梁中书做妾，“只在外边书房内住”；后来嫁给了花子虚，花又“每是只在外边胡撞”，两人也不“在一间房睡着”。这时尽管她与花老公公关系暧昧，但花公公毕竟是个没有性能的太监，其结果只能给瓶儿的性苦闷火上加油。这样，长期处于性饥渴和性苦恼中的李瓶儿一旦遇上了西门庆的“狂风骤雨”，自然会感到心欢意畅。她满心希望西门庆这帖“药”永远能除却她的心病，谁知薄幸的西门庆一去后“朝思暮盼，音信全无”。在人生痛苦的旅途中刚得到的满足和希望一旦失落，其痛苦倍加万分！正是在其人性受到严重的摧残之下，她得了一种“鬼交之病”。据现代心理学家的分析，“鬼交之病”就是由于性压抑而造成的心理障碍引起的。病中无奈嫁给了蒋竹山，但蒋竹山性能低下，“腰里无力”，远不能满足李瓶儿的性欲。重新陷入性苦闷之中的李瓶儿不得不企求再度投入西门庆的怀抱。但在西门庆家里面对着一个“霸拦汉子”的潘金莲，自己又得了“血崩症”，远不能适应心理上的需要，于是这个原来一心贪图床第间“暴风骤雨”的“淫妇”，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撺掇汉子到潘金莲房里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李瓶儿的一生，是性的苦闷的一生。她的病，她的死，莫不与人性被长期的压抑和摧残紧密相联。李瓶儿这个形象实际上也就是中国古代小说中最成功的“性压抑”的形象之一。与此同时，李瓶儿的个体意识即是社会的规范意识，她的主体性是完全消融在客体之中的。她不像潘金莲那样无法无天，追求个体的满足而不顾社会的规范，即使亲手毒死了丈夫，一转眼就被新的追逐和欢乐冲得无影无踪，在良心上没有留下任何阴影。李瓶儿却不然。她还是将不忠于那个不喜欢的、甚至只是形式上的丈夫作为深重的罪孽。气死花子虚，虽然使她得到了西门庆，但同时使她背上了沉重的负罪感。她的死，同时也是被社会道德所压垮的。至于庞春梅，西门庆有意要“收用”她，二话不说就被“收用”了；后来，潘金莲又叫她“和你姐夫睡一睡”，她也二话不说就卸下湘裙，被陈经济“受用”了。她追求的就是“人生在世，且风流了一日是一日”，生理上得到满足，还没有摆脱自然规律的报复。所以，在社会道德的笼罩与自然规律的控制下，瓶儿与春梅的那种原始的肉欲冲动，只能被

推上了人生的悲剧舞台。当她们很快地花消玉殒之时，恐怕还没有意识到自身个体价值之何在。金、瓶、梅们的悲剧命运，就不能不让人思考：作为芸芸众生中的每一个个体，究竟该如何对待自然，对待社会与对待自我？特别是如何对待人性的弱点？个体主体意识的高扬，究竟如何与社会有序的进步相和谐？在人欲与天理、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的矛盾中，究竟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金瓶梅》就如一面明镜，照出了人性的方方面面，让人去思考做人的道理。

小说艺术演变史上的里程碑

当然，《金瓶梅》是一部小说，在小说艺术发展史上也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许多方面开辟了新的境界。比如，它摆脱了长篇小说只写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的传统，而开始“寄意于时俗”，写当时的社会，写日常的社会，写下层的社会，写平平凡凡的人、琐琐屑屑的事，使小说更面向现实，面向人生；它的结构突破了由几个传记故事衔接起来的长篇格局，一变为交互回环式推进，常常是故事中套故事，很难截然拆开；它更熟练地使用“家常口头语”以及刻画典型的细节，如此等等。人们已经谈得较多，读者也不难理解。这里，我只就《金瓶梅》致力于暴露“假、丑、恶”的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因为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而它恰恰是《金瓶梅》创造的一种新境界。

综观我国文学艺术史，绝大多数的作品都致力于描写和歌颂真、美、善，去创造一种“美”的文艺。在这类作品中即使存在着反面形象，那也仅仅是一种陪衬。《金瓶梅》则一反常态，它着重去描写现实世界中的假、丑、恶。在整部小说中，活动着形形色色的人间恶棍与男女小丑，充满着淫邪奸乱，色彩是昏暗得几乎没有光明，没有正义，没有美。有一位外国的汉学家就曾经说过，在缺乏“恶”的文学的中国，《金瓶梅》正是一部“恶”的文学的代表作。但这样一部作品，对于不习惯于接触“恶”的文学的读者来说，难免会感到别扭，担心是否会“坏人心术”，起到了欲讽反劝的效果？其实，艺术描写的对象本没有美与丑的界限。作家有兴趣去歌颂真美善，也有权利去描绘假丑恶。而在笑笑

生们活动的时代，本来就是一个昏天黑地的时代。西门庆、应伯爵之流活跃于市井，宋徽宗、蔡太师之辈充斥于朝堂。一个真正有良心的、向往真美善的作家，就有责任直率地把当时社会中的种种丑恶现象集中起来，加以表现，让读者的灵魂在这个典型化的世界面前受到震惊，去否定这个世界，去寻求另一个美好的天地。果戈理说得好：“如果你表现不出一代人的所有卑鄙龌龊的全部深度，那你就不能把社会以及整个一代人引向美。”《金瓶梅》正是一部力图暴露那个卑鄙龌龊的时代的书。它描写恶，正是在创造美，把一代人引向美。

恶的文学之所以能创造美，关键在于作家对他笔下丑恶现象持否定的、批判的态度。从总体上看，《金瓶梅》中的假丑恶正是一种被否定的假丑恶。这种否定，一是通过明确的语言对坏人坏事加以诅咒，甚至用外加的诗词曲语、“看官听说”之类的文字来直接发表议论。这是受说唱艺术影响而形成的一种传统的表现手法。其优点是态度比较明朗，感情比较强烈，但往往游离了作品的客观描写，有节外生枝、强加于人之嫌。《金瓶梅》中虽然也有如“富而多诈奸邪辈，欺压善良酒色徒”之类的咒骂，有“楼月善良终有寿，瓶梅淫佚早归泉”之类的说教，但更基本的是运用另一种手法，即作者不加任何主观色彩，“绝然以不动感情的客观描写”（郑振铎语），把褒贬爱憎深藏在形象本身的发展之中，让读者通过自己的审美活动，对客观形象加以评判，在感情上与作者产生交流，引起共鸣。后来深受《金瓶梅》影响的《儒林外史》的评点者就称赞这种艺术手法为：“直书其事，不加断语，其是非自见也。”这应该说是我国小说史上的一种可贵的尝试。可惜的是，我们有些读者和批评家习惯于公开说教，面命耳提，误以为《金瓶梅》作者是以冷漠的态度、灰世的哲学来对待人生，指责他态度暧昧，爱憎不明，以致美恶不分，以丑为美等等。这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的。

与此相关的《金瓶梅》在写“恶”人时，也力图从生活实际出发，突破了“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的框框。在《金瓶梅》前后一些古典小说中，人物形象的性格往往是单一色的、类型化的，好人好到底，坏人坏到底，不注意挖掘符合人物心理和性格逻辑发展的整体复杂性。有些作品写了某种复杂性，但往往能写好人的弱点，难写坏人的

长处；能写气质上的复杂性，难写品质上的矛盾性。一些批评家又习惯于将人物的阶级性、社会性简单化、绝对化，容易欣赏那些黑白分明的“正面”或“反面”人物，而较难理那些色彩纷呈的性格。于是就对《金瓶梅》产生了这样一些疑问和责难：西门庆这个狠毒、吝啬的家伙，后来怎么对李瓶儿情意绵绵，甚至“赞叹”起他“仗义疏财，救人贫困”来？其他如李瓶儿、庞春梅、宋惠莲等性格发展是否都无迹可求、前后矛盾？其实，就西门庆与李瓶儿的关系而言，“好性儿、有仁义”的瓶儿确实感动了西门庆那颗残忍、狠毒而又贪财、好色的心。这是西门庆爱李瓶儿的基础。显然，这个基础是不纯正的。但我们不能否认西门庆曾经在这基础上对李瓶儿产生过一种不乏真诚的感情。因为西门庆毕竟只是个恶人，并不是恶魔。他是个恶的代表，但他还是个活生生的人。他作为一个人，必然合乎逻辑地产生他应当产生的感情。而这正是《金瓶梅》暴露艺术的精彩之处。它使人们相信：这些丑恶的人物是真实的，这个腐朽的社会也是真实的。

性描写问题的辨析

《金瓶梅》这部奇书是美的。但它却在一个谨防“男女授受不亲”的“礼仪之邦”里，竟直言不讳地大书特书其床第之事！这在过去的古籍中是非常少见的，因而非常刺激人的神经，难怪就被人戴上了“淫书”的帽子，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因此，要正确地解读《金瓶梅》，就必须对它的性描写作一番辨析。

本来，性是人的本能。中国古代儒家的经典对此也比较关注，如《周易·系辞》说：“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礼记·礼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在后来的道教、佛教中，有的甚至将男女交合作为一种修炼的方式。各种艺术形式都有这样那样的表现。到了晚明，由于经济的繁荣、社会的开放、皇帝与上层集团的生活糜烂，佞臣们进美人、献淫药成风。士大夫们追求一种浪漫放纵的生活，公开鼓吹“好货”、“好色”是人的本性，狎妓纳妾，结欢女伶歌儿，认为是风流倜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于是，上自朝廷，下至民间，公开谈论房中之事是不以为怪的。一时间青楼娼妓布满天下，有

关的出版物如春画、艳情小说，乃至性具、春药在街上随处可见。如明末佚名的《如梦录》“街市纪第六”曾写到，在开封抚院诸署附近有七家“淫店”，专售广东人事（人造阴茎）、房中技术。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也写道：“松郡卖娼，日日为富室制造淫具、淫药，富宦之家争相延至，以为至宝。”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中，作者写性趋向了一种平常的心态，写性正像写吃饭、睡觉一样，不感到有什么羞耻而觉得难于启口了。不过，从总体上看，《金瓶梅》的作者毕竟不是彻底的“性解放”论者。他受了封建思想的熏陶，灵魂深处还是把“淫”，即非礼而过度地追求男女之欲看作是罪恶。在小说中，作者不但安插了大量的否定性的议论，把性与性行为说得多么可怕，不但要伤身害命，还要误国损家；而且在作品的总体设计上，就是把那些“贪淫”的主角都放在彻底否定的位置上，让他们都遭到报应，不得好死。淫棍西门庆，最后因乱服春药下边毒肿“遗精溺血”而亡；荡妇潘金莲因淫作孽，成了刀下之鬼；李瓶儿贪那“医奴的药”，结果被“精冲了血管”，死于“崩漏之疾”；春梅也“淫欲无度”，就搂着情人呜呼哀哉在床上。在当时文人的笔下，让这批追求“性自由”的角色遭到如此的下场，岂不是最严厉的诛伐？作者通过写“淫”，最后要告诉人们的是：贪淫无好死，万恶淫为首！而更重要的是，小说中绝大多数的性描写是与作者暴露社会罪恶、鞭挞各等丑类的主旨相关，是整部作品中塑造人物、推进情节等艺术表现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说明，即使对《金瓶梅》的写淫也不能简单地否定。另外，研究者对于一部文学作品的评价和是否适合青年阅读是有区别的。《金瓶梅》的“淫话”将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果最后还关系到不同读者的不同接受。清代的《金瓶梅》评点家文龙曾说：“生性淫，不观此书亦淫；性不淫，观此书可以止淫。然则书不淫，人自淫也；人不淫，书又何当淫乎？”在这基础上，他对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人的不同接受，作了不同的分析，这种意见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对于“血气未定”的“黄童红女”来说，阅读后虽然未必如封建道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一定会“邪欲横生”，乃至到达“灭身”、“灭家”的地步，但的确容易产生一些不良的副作用。因此，要正确地对待《金瓶梅》的“淫话”，关键还在于读者先要有一种科学的阅读态度和健全的心理

准备。当然,我们也不庸讳言,《金瓶梅》作者的脑子里有一些庸俗的成分,为了迎合市场需求,不时地穿插了一些与艺术表现无多关系的“性”的调料,为写性而写性,明显地流露出一种庸俗的趣味,特别是有些穿插的韵文,往往是从别处抄来的,不但有程式化的倾向,而且有的很低俗,表现了一种恶趣。例如第四回的“一物从来六寸长”、“温紧香干口赛莲”两首咏男女性器的诗,就是完全硬加上去的。有时候为了故意使文字带“色”,就丧失了艺术真实。例如第二回写西门庆初见潘金莲时,“回过脸来看,却不想是个美貌妖烧的妇人”,就从“鬓儿”、“眉儿”、“眼儿”、“口儿”、“鼻儿”一直看下去,竟看到“软浓浓白面脐肚儿”、“肉奶奶胸儿,白生生腿儿”,乃至“紧揪揪”的生殖器。人的眼睛又不是X光或红外线,怎么能一直看到里面呢?它用色来搞笑,却使艺术远离了真实。这些都暴露了作者的低级趣味。

总之,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金瓶梅》写性,从文本来看,有创造性的地方,也有庸俗性的一面;从接受来看,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接受,可以将它作为一部人生的教科书,也可以使它成为一帖堕落的腐蚀剂。看来,我们在阅读、欣赏它时,还是应当记取《金瓶梅》最初刊行时卷首东吴弄珠客《序》所告诫的一句话:“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

2008年5月12日

目 录

篇目表·····	1
前言·····	1
正文·····	1—580
附录·····	581—620

篇 目 表

故事情节鉴赏

嫌夫卖风月	3
阳春遇艳人	9
茶房初相会	14
郗哥闹茶肆	19
药鸩武大郎	24
说娶孟玉楼	29
气骂张四舅	36
夜盼西门庆	40
计娶潘金莲	46
激打孙雪娥	50
贪恋李桂姐	54
出轨受耻辱	63
隔墙密约情	69
驴夫发雌威	72
气丧花子虚	76
赴会亲送身	83
帮嫖丽春院	88
谋财娶新妇	92
劾倒杨提督	95
招赘蒋竹山	97

来保上东京	101
被陷遭毒打	107
驯服李瓶儿	110
大闹丽春院	115
私淫来旺妻	119
雪娥透幽情	123
惠莲羞自缢	127
醉闹葡萄架	135
因鞋戏金莲	141
押送生辰担	146
藏壶生风波	153
桂姐认干亲	156
夏提刑审案	160
挾恨责平安	163
寄书觅芳踪	167
结交蔡状元	170
包占王六儿	173
雪夜弄琵琶	179
结亲乔大户	186
金瓶共斗气	190

- | | | | |
|-------|-----|-------|-----|
| 观灯醉元宵 | 197 | 初调林太太 | 342 |
| 失金骂金莲 | 201 | 进京谢天恩 | 346 |
| 鞭笞夏花儿 | 205 | 结交何太监 | 351 |
| 应伯爵送礼 | 208 | 抠打如意儿 | 361 |
| 遇盗殉江贼 | 211 | 金莲打秋菊 | 366 |
| 枉法露真相 | 215 | 毁骂申二姐 | 370 |
| 参劾提刑官 | 222 | 孟玉楼含酸 | 376 |
| 迎请宋巡按 | 225 | 金莲闹上房 | 381 |
| 遇僧永福寺 | 230 | 斥逐温葵轩 | 386 |
| 嬉游蝴蝶巷 | 237 | 踏雪访爱月 | 393 |
| 金莲进谗言 | 240 | 潘金莲做寿 | 399 |
| 伯爵巧起哄 | 246 | 西门庆暴亡 | 404 |
| 月娘求子息 | 252 | 盗财归丽院 | 409 |
| 周济常时节 | 256 | 拐财背主恩 | 415 |
| 怀妒打秋菊 | 262 | 陈经济负约 | 421 |
| 瓶儿哭官哥 | 268 | 秋菊泄幽情 | 426 |
| 西门失子嗣 | 272 | 月夜卖春梅 | 431 |
| 宴请众伙计 | 276 | 唆打陈经济 | 439 |
| 韩伙计请客 | 282 | 武松杀金莲 | 444 |
| 瓶儿托后事 | 289 | 布福募缘僧 | 451 |
| 大哭李瓶儿 | 293 | 误入永福寺 | 456 |
| 西门理丧事 | 298 | 通情孙雪娥 | 461 |
| 祭奠开筵宴 | 302 | 怒打玉簪儿 | 467 |
| 观戏感瓶儿 | 307 | 大闹授官厅 | 472 |
| 跪央潘金莲 | 313 | 春梅卖雪娥 | 476 |
| 结豪请六黄 | 318 | 春梅游旧园 | 481 |
| 赏雪开欢筵 | 323 | 卖花说姻亲 | 487 |
| 伯爵巧借银 | 328 | 翠馆遇情郎 | 492 |
| 玳安寻文嫂 | 333 | 忿杀陈经济 | 496 |
| 文嫂代通情 | 337 | 荐拔众冤魂 | 500 |